

举烛人

〔意〕乔尔达诺·布鲁诺 著

梁 禾 / 译

03.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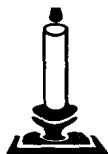
举 烛 人

[意] 乔尔达诺·布鲁诺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意大利哲学研究所
布鲁诺国际研究中心

努乔·奥尔迪内 作序

梁禾根据焦万尼·阿基列契亚出版社 1993 年评注本翻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举烛人/(意)布鲁诺著,梁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

ISBN 7-80149-146-7

I. 举… II. ①布… ②梁… III. 喜剧-剧本-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656 号

举 烛 人



作 者:〔意大利〕乔尔达诺·布鲁诺

译 者:梁 禾

责任编辑:冯韵文

责任校对:闫雨芯 同 文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6.25

字 数:156 千字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ISBN 7-80149-146-7/I·004

定价:1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Giordano Bruno *Candelaio*

**ACCADEMIA CINESE DELLE SCIENZE SOCIALI
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FILOSOFICI
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BRUNIANI**

Introduzione di NUCCIO ORDINE

Traduzione cinese di LIAN HE dall'edizione critica
di GIOVANNI AQUILECCHIA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3)



PECHINO 1999

CHINA SOCIAL SCIENCE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Giordano Bruno

Candelaio

dall'edizione critica di Giovanni Aquilecchia, 1993.

据焦万尼·阿基列契亚出版社 1993 年评注本译出

序 言

为《举烛人》中文版作

〔意大利〕努乔·奥尔迪内

一、近 20 年来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国重新掀起了研究布鲁诺热。法国自 1993 年起开始出版《布鲁诺作品全集》的注释版。与此同时，他的许多最著名的意大利语对话录和拉丁语作品也在西班牙、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一些东欧国家相继译出。布鲁诺哲学的主题思想在今天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重大意义。

首先，和平和宽容问题。16 世纪的欧洲，宗教战争血染大地，布鲁诺坚决主张：宗教崇拜的实际作用不是在于分裂民众，而是让他们团结一致和平相处。所以，其实不存在真宗教与假宗教之分。其区别仅在于有益的和有害的宗教。有益的宗教督促人们为荣誉和拯救自己所处的社会而奋斗；相反，有害的宗教助长偏狭，而且还以所有人都应该信奉绝对真理为名鼓动战争。

宗教并不仅仅基于人和上帝的单一关系上，而更应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正像布鲁诺在《趾高气扬的野兽》（1584）中解释的那样，宗教具有道德文明意义，它提供了有助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众所周知，今天，不同的信仰如何在同一个民族或同一块土地上共存是人类生存最大的忧虑之一，但是宗教上的宽容只是布鲁诺思想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他的全部哲学都在于否认绝对真理，否认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

从宇宙学到哲学，从文学到语言，布鲁诺的思想所表达的是变化和多元性。布鲁诺是最早竭力坚持哥白尼日心学的哲学家之一，他关于宇宙集聚着无限个星球体的开放观点，与他对语言和文学的开放观点相符。他的摧毁宇宙围墙（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地心说体系局限在这里面）的理论，与16世纪数学家和亚里士多德派学问们坚持苛求法则的结果不谋而合。宇宙学、物理、道德和美学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它们都表达了更新自然的无限变化。在一个没有中心的宇宙里，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的立场。同样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永恒的绝对真理。

在布鲁诺的哲学词汇里，最重要的单词都是以复数形式出现：mondo（世界）让位于mondi，lingua（语言）让位于lingue，letteratura（文学）被letterature取代，cultura（文化）变成culture，poetica（诗学）变成poetiche，religione（宗教）变成religioni。认识的意义首先在于认可方法和哲学的多元性；在于意识到知识不可能囊括所有真理这一点；认识是指获得一种真理从而打开通向其他真理的道路的意思。

我们并非在面对一种混乱的相对主义，而是在见证一种意识到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知识具有局限性的哲学思想。我们在见证一种鼓励把多元性视为积极意义的哲学意思。例如，布鲁诺对发现“新大陆”的反应体现了一种雄辩的意义：当美洲人民在文明和宗教的名义下被毁灭时，我们的哲学家坚定地抨击了这些“疯狂远征”的领头人，揭露了经济和贸易利益是欧洲强权们扩张政策受到鼓舞的根本所在。在布鲁诺看来，野蛮的不是被征服者，而是在征服者们这一边；应当尊重美洲土著人自己本有的语言、

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而不是借口让他们屈服虚假“文明”的虚伪价值观念来压制他们。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哲学家，一个代表了当时欧洲文艺复兴极个别的自由声音的一个自由之声。仅简单回顾布鲁诺的一生，便可从根本上理解生活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了捍卫一个真正哲学家思辨的自由，为寻找一个不受条件限制的空间，布鲁诺开始了他在欧洲各国显赫宫廷间的长途旅行。在非常年轻的时代，他就从1584年出生的小镇诺拉来到了那不勒斯城附近，准备当多明我会的修士。后来，由于一些修士们对他的起诉，他离开了那个修道院而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朝圣。尽管他受到各国国王和外交官员的隆重接见，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独立：在日内瓦、法国、英国、德国、布拉格，他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对话者们面前毫不犹豫地显示出批判态度，并为之愿意随时失去所得到的各种优惠。

1592年，威尼斯宗教裁判所根据墨切尼高^①的指控开始对布鲁诺进行审判。即使在长达八年的审判中，布鲁诺仍未放弃他的根本选择。要确切地列出他在频繁的受审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立场是困难的。当然，一开始他收回自己的观点。他竭力想把与信仰有关的问题与自己哲学思想的主体区分开。他用伪装作为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思想。布鲁诺也许最终意识到已经没有了调解的余地，他面对极端的选择：不仅要否定自己对宗教教条的立场，而且还得否定自己哲学思想的整个核心，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惟一可能的选择。审判法院毫不迟疑地下达了对他的判决：布鲁诺于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遭火焚。

自从那个悲惨的判决以后，一种表面的沉默笼罩着布鲁诺的形象。然而，尽管出于谨慎他的名字不再被提起，欧洲许许多多

① Mocenigo，当时威尼斯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之一。

的作家仍在继续读他的作品，揣摩他的思想理论。不过只有等到了19世纪，乔尔达诺·布鲁诺才成为意大利全国的一大传奇：从浪漫派（他们把他当作反抗任何权威的榜样）到反教权者们（他们把他看作是自由思想的烈士）全都如此。而且，在这个对认识布鲁诺思想并无意义的奇传不断增长的同时，19世纪开始发行他的一些作品的现代版本：在德国出版了他的意大利语作品（1830年的瓦格纳版本和1889年的拉戈德版本）及拉丁语作品。

二、在《举烛人》里可能找到布鲁诺哲学思考的一些中心题目。在此，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体现在整个作品的结构里。戏剧的场景变成了作者让所有不同见解相互作用的开放性空间。这出戏剧显然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体系。对于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严肃剧和喜剧的区分，布鲁诺对立地创造了一种建立在高风格与低风格^①，笑和哭，悲剧同喜剧互相混合一体基础上的剧本。习以为常的传统剧所具有的序幕结构，被分成了一系列的小序文：致词、要点、反序、序，学堂守门人言。

《举烛人》于1582年在巴黎出版，它是布鲁诺用意大利文写的七部作品之一。在此之后的1584年和1585年之间，哲学家在伦敦出版了三部论宇宙的对话《灰烬晚餐》，《论原因、本原与太一》，《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和三部论道德的对话《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贝加索神马之谜》和《论英雄激性》。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出版了拉丁文作品。然而选用意大利文写作与他在巴黎和在法国驻伦敦大使那里旅居有密切关系。他抛弃法国无疑标志了他对意大利文的抛弃：自从1586年以后，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拉丁语出版的。

《举烛人》和另外六篇在伦敦写的对话录在语言上的同一性

① 传统分法是，高风格指悲剧、史诗一类的严肃题材，低风格为喜剧、讽刺剧一类的轻松滑稽题材。

并非偶然。布鲁诺曾以独创的方法来推敲在宫廷学院（由亨利三世建立）里讨论过的从宇宙学到自然学、从伦理到关于热忱的理论的所有重要题目，这种同一性可能便是这个系统计划的一部分。法国国王本人正是出于自己对记忆艺术的强烈兴趣，在首都接待了布鲁诺，并在当时的皇家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给他安排了一个教师位置。在布鲁诺旅居巴黎期间，他自然与那段时期正巧聚集在罗浮尔公寓里的学者们来往，与他们一起探讨身心活动、自然界和天体活动。

不了解布鲁诺的哲学立场及他在巴黎的 milieu^①，便无法读懂《举烛人》。任何一种对剧本结构的分析方法都会将作品分为三部分。这部戏剧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三个主角的故事展开：薄尼法奇，巴托罗茂和曼弗里奥。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三个故事、三个主角呢？一些评论家在数字学上下功夫（数字3的神秘和奥妙），而其他一些评论家谈到了16世纪戏剧中关键人物的复兴（薄尼法奇代表恋人，巴托罗茂代表炼丹师，曼弗里奥代表学究）。但是剧情发展的结果是为了打破剧本内部的单一性：单一的文学性、哲学性或神秘性。剧本可以具有多重层次，相互间紧密联系。

也许阅读柏拉图的《斐列布斯》中的一些段落可以对《举烛人》三重性结构的理解有所启发。在这个关于美好概念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对引起“滑稽”的原因开始滔滔不绝地发挥起来（47d—50e）：对于这位著名的雅典哲学家来说，“可笑”来自于对自身的无知。无知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定义：“物质利益”（我们自以为富裕，而实际上贫穷），“生理优势”（我们自以为美丽，而事实上又老又丑），还有“心灵美好”（我们自以为聪明强健，而实是懒散愚蠢）。可笑产生于人们的自我感觉和实际状态之间

① 法文：社交圈子。

的差距。最后，苏格拉底认为，这三种态度可归纳为一种：自以为是，缺乏自知之明而导致的无知。

《举烛人》中的三个主角完全可以代表柏拉图式的三分法：薄尼法奇在生理优势方面自以为是（这不仅是他自以为相貌好到了能够征服维多利亚，而且也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举烛人”，也就是同性恋者）；巴托罗茂在物质利益上自欺欺人（他以为通过占有炼金配方便可成为富有，相反却变得比以前更贫穷，因为他把钱都花在无用的炼金配料上了）；而曼弗里奥则在心灵美方面自我陶醉（他自认博学多才，实际上不过是个浮浅的学究而已）。

但是，正如《斐列布斯》中所发生的那样，在布鲁诺的戏剧里三个主角也转化为一个角色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另外两个人的所有缺点：

三条主要线索交织穿插此剧：薄尼法奇的爱情，巴托罗茂的炼金与曼弗里奥的学究气。但是为了使主题、内在逻辑及剧情发展更加明确，我们先从那个无聊的情人介绍起，然后是那个猥琐的吝啬鬼，第三是愚蠢的学究。当然无聊中不乏愚蠢与猥琐，猥琐中亦有无聊与愚蠢，而愚蠢中也包含无聊与猥琐。（《喜剧要点和顺序》）

从这段文学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三者共有的特征是对自己的无知。在此，滑稽来自于自我感觉与实际状况之间的不符。通过这三个人物的故事情节，布鲁诺想证实由于无知引起的种种错觉。这个完全建立在“是”和“似”之间的微妙关系上的舞台剧，变成了生活剧：在真实的现实环境的各种矛盾当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完全受虚构控制的空间。

正如剧名所提示，《举烛人》意在照亮人生的无知与浑沌。

它要指出由于不懂得认识事物的真正实质而产生的错误和愚蠢。实际上，整个戏剧把表相与错觉搬上了舞台。

即使从政治角度看，人也不能相信表相。当时宗教战争血染欧洲，欧洲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时代。而布鲁诺的主要忧虑之一正是在于重建一个被普遍的腐败、被学问们和虚假的哲学家们和令人忧虑的偏狭所搅混了的秩序。可以说，《举烛人》的结构，其剧情和人物是围绕着不断发生的实际与表相之间的冲突而展开的，这一事实并非偶然：那不勒斯社会底层的窃贼装扮成了警方人员来维持正义；受侮辱者成了侮辱人者；侮辱人的成了受侮辱者；学究成了智者；捣鬼魔术师成了炼金师；（甚至有同性恋行为的）老头变成了青年女子的热恋者；妓女们成了贵夫人；舞台反映了一个充斥着疯狂、并完全是建立在欺骗和表相的扭曲结果上的真实世界。

三、关于统治 16 世纪文学体裁系统标准的最明显假相。布鲁诺违反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规定：区分悲剧（歌颂高尚的人物和举动）和喜剧（揭露怯弱的人物和举动）的严格标准只不过是表相的结果而已。《举烛人》正像意大利语对话那样，主要是建立在笑和哭、悲剧和喜剧的混合之中。剧本扉页上的箴言（悲极生乐，乐极生悲）表明了区分完全对立事物是不可能的。在《举烛人》的剧情里，在生活的实况中，悲剧和喜剧构成了同一事物不同的两个方面。布鲁诺用剧中人马尔卡叙述的切里奥酒店事件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

来了许多人。有看热闹的，有唉声叹气的，有哭有笑的，有出主意的，有抱希望的，有带着各种脸色的；大家七嘴八舌，加在一起就是场喜剧，也是场悲剧。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恸哭哀悼。打个比方，谁要是想看看这世界是怎

么回事，只要在场就全能看到。（《举烛人》第三幕，第八场）

在戏剧世界里笑是无法与哭分开的，而且从喜剧的内容来讲，滑稽也无法与严肃分开。在可笑的面具之下，实际上有可能发现布鲁诺哲学思想的一些要点。在《致永远尊贵的摩尔佳娜·B太太》中，作者清楚地强调说：“有了这个哲学观点，我感到心胸舒展，茅塞顿开。”

在《举烛人》中可笑并不是为了娱乐的目的，它更是一种认识的手段，是象征在“揭露”的同时也能“隐讳”的一种形式。揭露，因为通过讲述的故事来帮助我们辨别生活中不易看清的特点，帮助我们在似乎和真实之间作辩认。隐讳，因为哲学的真相不应当摆在所有人的眼前，而有必要保护在可笑的面具之下，以防被无知的人和外行们占有。

喜剧的可笑外表使人想起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对苏格拉底谈起的希莱努斯^①。那是一个具有双形的雕像：外部是一个滑稽形象（就像萨底利和希莱努斯），而内部则代表了神圣。外行们观察其外表，只能对其发笑。只有那些能打开希莱努斯的人才得以发现藏在里面受到保护的神象。那些只限于在外表打量苏格拉底的人，无疑会由于他长相的丑陋而把他当作世界上最不值一提的人，然而，在那个粗糙的外表下，隐藏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者之一。《举烛人》的效果就像希莱努斯一样：喜剧表面的可笑性使种种无知者受到蒙骗。而只有那些能够深入外表，识破面具的人才能捕捉到布鲁诺哲学的核心，才能抓住事物背后的真正实质。

所以，隐藏—显露的辩证关系贯穿了全剧。要在简短的篇幅

① Silenus，同下文中的萨底利（Satyr），都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形象。

里审视布鲁诺在《举烛人》里涉及的所有命题是不可能的。但起码我想在“命运”和“劳动”的密切关系上停留片刻。在这一点上，为表相所欺骗的受害者是戏剧的主人公乔·贝尔那多，在此名的缩写（G. B.）之下隐藏着作者本人^①。起先，乔·贝尔那多被拥有年轻的卡鲁碧娜（薄尼法奇的妻子）的欲望所占据，他咒骂起命运，指责它把如此美貌的女子白白让给了不育的薄尼法奇：

所有错误的发生都是由于这种祸福的颠倒：[……] 这也就等于无功领赏，是把好地让给不播种的人，把菜园给不种菜的人，把重金给不会花的人，子女众多却不能养育，胃口好的人却没得吃的，给没牙的人饼干吃。（第五幕，第十九场）

但是乔·贝尔那多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命运只不过好像对人的谬误负责任，其实只有我们本人才能对自己的谬误真正负责。谁劳动，谁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努力，便总能在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谁空等着命运恩赐，到头来只能是大失所望。在此，布鲁诺为他后来在《趾高气扬的野兽》中发展的关于勤劳的哲学见解铺垫了初步的理论基础。通过剧中主要人物的经历，使人能够看到人们是可以用智慧和努力来左右事物的发展的：正是由于会利用有利条件，乔·贝尔那多才得以占有布鲁碧娜。

没有智慧、没有勤奋是不可能控制事件的。桑奎诺在第二幕第四场讲到的驴子和狮子过河的故事，证明了机会只能被寻找它的人捕获，只能被随时准备抓住它的人得到。

由于无知，薄尼法奇、巴托罗茂和曼弗里奥，都沦为事件的

^① 布鲁诺的意大利原名 Giordano Bruno 的缩写也是 G.B.。

受害者。他们陷入谬误，无法抓住事实的真相，无法控制事物的发展过程，相反被其左右。在作为《举烛人》剧情特征的骗局和伪装的密网中，是受捉弄还是捉弄人，是被击败者还是击败人者，这完全取决于人们戳穿假相的能力，以及他们在一个被事物变化转换所左右的现实中的辨别力。

然而，要是戏剧情节象征性地把生活情景再现出来的话，那么剧中的正反人物的经历不应当被认作是戏剧的全部含义所在。通过喜剧的三个主要情节，布鲁诺不仅让观众意识到存在于“是”和“似”之间的差距，而且更主要的是，让他们找出一个能把三个故事的表面的多重性简化成一个通用的贬义词：无知，缺乏自知之明。

我们所有的错误都产生于不会将多层次引向统一，产生于不会在事物的外表和实质间作区别。在《举烛人》出版的同一年，布鲁诺在巴黎出版了两篇拉丁语论文《思想的阴影》（他在《举烛人》中提到过）和《瑟西的歌声》^①。这两篇论文分析了各种结构和语言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在该戏剧里出现过。

人并不是生来就能看到事物的真相的。这就像柏拉图的神话向我们显示的那样，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我们在洞穴里看见的一些形象的投影。但是这些影子和虚假的形象却是我们寻找事物真相的唯一途径。我们的知识首先是通过形象获得的。这便是布鲁诺坚持“看”的原因：在《举烛人》里，人们通过展现在舞台上的故事来看；在《思想的阴影》中，人们通过汇集在记忆艺术的五个轮子的形象来看；在《瑟西的歌声》里，人通过身体和灵魂相互感应和差异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去看。当然，那两部作品虽然截然不同，但都是出于同一个观点：所有这三部作品都反映

① 瑟西为《奥德赛》中的巫女，太阳神的女儿。她的歌声能使到达她所在岛上的人变成动物。

了为统一差异所作的努力，标志了作者力图在表相的多层次下寻求统一一点，即事物的真实本质。

在剧本的《序》里作者非常坚持“看”这一点。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布鲁诺在不同的作品里多次地确认自己作为画家—哲学家的作用。所以说，乔·贝尔那多在《举烛人》里从事画家职业，不是偶然现象。但乔·贝尔那多就像布鲁诺一样，不是一个随便画什么的画家，他专画圣人和圣母：“我的艺术是画画，是给世人描绘天主、圣母和天堂里的其他圣人。”总之，我们的画家尽量向世人显示他们双眼看不见的东西，显示物质世界不许我们得到的东西。

同样如此，布鲁诺—画家的象征性正是在于用形象来向公众揭示无法看见的东西，揭示藏在外表后面的东西，以便在一个由阴影和骗局、幻觉和伪装、变化和转换组成的现实中，向他们送去一束光芒以辩认真相。



走近布鲁诺

吕同六

大凡去罗马，我总要去探望汉学家安娜·布亚蒂女士。安娜的寓所座落在阿根廷广场，距鲜花广场仅咫尺之遥，因此，鲜花广场几乎是我每一次造访老朋友的必经之路。望着那平静的、如今似乎已不怎么起眼的广场，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鲜花广场，这是多么美丽、圣洁的名字。然而，400 年以前，在这座广场上却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卑鄙的一幕，玷污了它的美丽和圣洁。这座广场因为同一个在这儿殉难的伟人相联系而被人们世代铭记。

1600 年 2 月 16 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布鲁诺五花大绑，押到这里，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宗教裁判所的烈火消灭了他的肉体，但无法摧毁他的思想。相反，布鲁诺和他的思想摧毁了黑暗和愚昧，在烈火中永生，光昭古今。

走过鲜花广场，我耳边仿佛萦绕着布鲁诺那荡气回肠的诗句：

我充满信心，向上翱翔，
晶莹的天穹再也不能把我阻拦。
我冲破天穹，飞向无垠，
我穿越以太，一往无前。

我因此对布鲁诺怀着深深的崇敬感。

70 年代末，我去意大利访学，先在南方生活了一年。这块丰腴而富于灵气的土地，它的淳朴、诚挚的人民，让我至今依然